



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創辦人莫昭如獲香港藝術中心頒「藝術榮譽獎」，得獎感言，由「失敗」說起：

「香港藝術中心搞呢壇野，真係擺我上枱，真係再一次令我反省我嘅失敗。《號外》雜誌曾經比過獎我，叫我十大失敗青年之一。大家都好想知道果十位係邊個？其實我就唔記得十位係邊個：其中當然有我啦，肯定有郭達年、夏韶聲；如果我無記錯嘅話，仲有黃仁達，仲有龔志成——我要同佢傾吓計，睇吓佢認唔認係失敗青年，哈哈……

咁，其實我好承認我係好失敗嘅，因為譬如我講我自己係『廢校論』者，即係學校令人蠢呀、服從呀，諸如此類；但係我又响學校教咗十幾年書。

我搞電影會，响大會堂放映都未夠三次，香港警察就唔發個public entertainment license比我。咁我就唔知，我哋嘅聾人電影節聽講個censor仲未發censorship嘅卡比我哋；唔知道係我哋嘅電影講聾人權益、聾人文化，係好顛覆性，所以佢哋遲遲未發證比我哋？抑或佢哋睇電影比較緩慢？

Anyway，我拍咗套《給香港的文藝青年》，又被censorship board ban咗一段長時間，不過最後都可以响呢度放映。

咁呢，响政治上，我亦係無咩影響。我哋當年話，叫事頭婆好好地做返個公民，我哋已經唔需要皇帝、貴族；點知佢哋嚟到香港，响市民夾道歡迎……我覺得真係好失敗

好啦，到中年嘅時候，佢哋俾我一個『藝術家戲劇年獎』。

其實呢啲獎，就真係小圈子選舉活動。果次好似話，有4個人，2個人投我票，2個人就投另外一個人嘅票。咁點算呢，結果主席就話，不如佢哋兩個人都得啦；所以我就成為當年嘅藝術戲劇嘅得獎者；咁另一個就畀咗香港嘅戲劇大師，另外一個就畀咗我。我係搞民眾戲劇，咁我哋發聲；當年中年發聲，唔知係咪佢哋都覺得好聲音、好聽，所以就容許我哋繼續發聲。

我真係好失敗，係咪。

今次藝術中心頒呢個獎畀我，令我有同樣嘅感覺——我係藝術中心門口演街頭劇，藝術中心嘅負責人就好緊張；我哋响出面演街頭劇打爛咗電視，有兩個電視台就冧咗，仲差一個啫。

我响呢個地方，拍電影，然後擺隻鞋，好似赫魯曉夫咁拍拍拍拍，嘩，當年何慶基都好緊張，雖然係佢邀請我嚟講法國學生思潮，咁我覺得做呢個行為藝術好啱啫；係咪呀？拍電影。

Anyway，我仲有响壽臣劇院都有做過戲架。頭先大家睇到一段，有我，同埋其他好多政治人物做嘅一個戲，叫做《翻身》。

不過，我必須承認，我同藝術中心嘅淵源係好深遠嘅。中心一成立嘅時候，我已經成為佢嘅會員。當年，喺14樓上面有個members' club，我當年大肆宣傳佢嘅Scotch eggs係好好食嘅，當年我時不時上去members' club食Scotch eggs。有一次，我見到個後生靚仔，佢係張國榮。我就後悔無同佢傾計，無去自我介紹；如果識咗佢，可能香港都會好唔同，係咪？

仲有一樣嘢，就係作為藝術中心會員，可以去APA library借書，出出入入，唔需要係學生。當年我响果度借咗一本書，係Augusto Boal嘅Theatre of oppressed；我借咗出嚟，發覺兩年啦，果本書兩年無人睇過，覺得APA都係無咩希望架啦，哈哈。不過，結果等到今年，佢哋一個新嘅Master課程，就係有將Augusto Boal嘅書列為必需嘅讀物。

我喺Arts Centre出出入入，試過通宵達旦幫其中一個staff去傾Artslink；我亦都用過唔同地方做我嘅免費office；當其時，阿Louis好好人，當年我唸藝術中心租唔出嘅地方，所以比我多價惠我哋，甚至乎唔使交租，甚志乎我哋嚟演出，壽臣劇院都唔收錢。我諗呢樣嘢唔知會唔會再次發生呢？如果會，唔知好定唔好？

Anyway，賣一賣廣告，我哋一連三日Deaf Film Festival，大家記得踴躍嚟支持吓。支持Deaf Film Festival，或者藝術中心，佢哋咁好，比呢個地方，咁一定要支持呢。

我响呢度唔止要多謝藝術中心，多謝好多朋友同我一齊合作；當年我哋同Arts Centre一齊搞iDea congress呢個好大規模國際性會議，有成千幾人一齊參加。

當然，呢度有好多合作伙伴，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委員、主席，同埋我哋搞好多活動各種各樣活動嘅partner，包括Inclusive Dance Festival，好多謝你哋嚟度，比我哋嘅支持，多謝各位。」

#香港藝術中心
#藝術榮譽獎

See Translation

